

# 卫斯理

原振侠科幻系列

22

迷  
層

路  
祭



武侠小说系列：

迷 路

雷 祭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 017 号

责任编辑:葛佳映

封面设计:静彦

原振侠传奇系列

迷路

雷祭

作者:卫斯理

出版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(西安北大街)

经 销 新华书店经销

印 刷 陕西安康印刷厂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380 千字

1999 年 8 月第一版 1999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40000 册

ISBN7-80605-192-9/1.159 定价 15.80 元

版权所有·请勿翻印

# 目 录

陸路 ..... (1)

皇祭 ..... (199)

# 迷路

## 自序

在经过二十年的小说写作中，再也没有比写“迷路”这篇小说时遭受过更多的迂迴，在写作过程中，的确曾经迷路。

“迷路”，是写灵魂迷路的故事，心灵迷失的故事，但是写到一半时，发现长期存在心中有深切感受的人生虚幻、真实的想法，忽然爆发了出来，于是，在“幻由心生”的感觉中，加入了这方面的描述，又取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对自己生活满足的主旨，交织而成了一个情节变幻极多，可以说会令人目眩的故事。

“迷路”中有“天上”的人物，其中，美丽而野性的黄绢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，而原振侠却仍然是这样无可奈何。

自己很喜欢的是，在结尾时，恰好套上了“红楼梦”中的太虚幻境和那副对联。而通篇故事之中，对于佛家所云的“求不得苦”，也有很多的表达。真、幻、得、失，同付一叹中。

发觉每篇小说在出版时，自己写一篇序，真是很有意思的事，可以回顾一下当时写作的心情。

对了，最后要说明的是：笔者坚决相信灵魂的存在，不然就不会有“迷路”了，是吗？

倪匡

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七日

## 楔 子

迷路是一件很可怕的事。

好好地走着路，要从一处地方到另一处地方去，忽然在中途迷失了，找不到正确的路，不能到达目的地，那是多么冤枉，会在心理上产生一种极度的恐惧感。

普通人的一生之中，恐怕都有过迷路的经验。在城市里迷路还好，因为到处有人，可以同别人询问正确的路途。如果在荒山野岭中迷路，根本没有可以找到正确路途的方法，那种滋味实在不好受。

如果是在晚上，或者在浓雾中，又没有交通工具可以使用，只是步行，迷路就更加可怕，有可能永远到不了目的地，生命就此结束在迷失的路途之中。

有几则关于迷路的小故事，有的很惊心动魄，有的很扑朔迷离，可以简略地说一说，

在我国东北，兴安岭山区的原始森林中，最容易迷路。大抵是由于森林之中，都是一株一株矗立着的松树，周围的环境看来刻板而一致的原故。但是，十分有经验的森林勘察队员，有时也会在森林中迷路。

这些队员不但有经验，可以从林木生长的形态之中，辨别方向，例如树干横剖之后，圆形的“年轮”，总是同南方有少许的突出之类。而且，森林勘察队员还都带有指南针，甚至现代化的无线电通讯设备。照说，这样的情形下，绝无迷路的可能了？

然而不，迷失在原始森林中的事，常有发生。作者在那一区生活的一段日子，就有亲身经历：一队有丰富经验的森林作业队员，进入森林工作，预定二十天可以回营，但是等到预定的日期过了，还没有消息。营地的人只好等，一等等过了十天，天气开始变坏，大风雪降临，觉得这队作业队员可能有问题了，开始组织搜索队去寻找。搜索队进入森林不到一公里，就发现了这个作业队的队员，已全部死在森林中去了，他们是在迷路，走不出森林而冷死的。离森林的边缘只不过一公里，不到半小时的路程，但他们转了十天，就是转不出来，看来是不可能的事，偏偏又是事实，真有点不可思议。

有的解释说，在那样的情形下，心里发慌，以为走的是直线，但事实上，由于人体左右下肢发育不同的原故，走的是曲线，不断打圈，所以再走得时间长点，也走不出来，这种情形，乡下阴暗天气，夜晚，常有发生，俗称“鬼打墙”者是。

国际知名的中国作家三毛也讲过一件诧异的迷路事。

三毛的迷路故事真是诡异莫名：有一双夫妇，在西班牙某地公路上，驾车要到不是很远的一个目的地去。天气良好，视野清晰，但是在驾驶途中，前面忽然起了一阵浓雾。

驾驶人并不以为意，继续沿路向前驶，驶进了浓雾之中，虽在白天，着亮了车头灯，但是看出去，仍然只是茫茫的一片。

驾车人并没有停车的意思，因为一来，他们是在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之中。二来，这条路他们经过不止一次了，即使是在浓雾之中，也不会迷失。在那时候，驾车人根本没有想到“迷失”这两个字。

大约经过了几分钟，车子冲出了浓雾，仍然在公路上行驶。可是，立即地，驾车人夫妇觉得不对了：什么都不对了。路面不同，路两旁的风物不同，他们发现自己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，路两旁有人，连人的服饰，都大不相同。他们开始感

到，自己是迷路了。

于是，他们在路边有人的地方停车，下车向途人去问路，令得他们骇异的是，他们讲的话，人家都听不懂，而人家讲什么，他们也听！”

事情发展到了这一地步，那一对夫妇的心情如何，可想而知，和一般迷路者的心情是类似的，恐惧而旁徨，一定比一般的迷途者更甚，因为在忽然之间，他们竟然到了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！

在路边问不出要领来，他们只好继续驾车前进，一直到驶进了一个镇市，仍然是陌生的人，陌生的语言，陌生的风物。

他们完全迷失了，只好到处乱问，“总算遇到了一个会讲西班牙语的人，一问之下，他们是在巴西境内，已经从南欧洲到了南美洲！

那一双夫妇当然不相信，这是不可能的事，不可能一下子，几分钟的时间，就从南欧洲到了南美洲！但是接下来他们所遇到的一切，却无法令他们不信自己在忽然之间，超越了几千公里的空间。

他们买了地图，照着地图，向前驶，驶到了一个较大的城市，在那个城市中，有西班牙领事馆，他们到了领事馆，于是请求帮忙。

这一对夫妇在走进领事馆之际，心中还十分犹豫。因为他们的遭遇实在太荒谬了，不会有人相信的，所以他们心中，十分惴惴不安。谁知道，他们找到了领事馆人员一说，领事馆人员的回答，更令他们目定口呆。

领事馆人遇在听他们讲述了经过之后，不等他们作进一步的解释，说道：“我们明白了，会立刻安排手续，让你们回西班牙去。”

那一对夫妇极其讶然，问：“像这种不可想像的事，你们



竟然一听就相信了？”

领事馆人员道：“第一次，自然不相信，但是到了第四次，就很容易相信。”

那一对夫妇二时之间，还不明白这样是什么意思，领事馆人员又说：“发生在你们身上的事，已经不是第一次，你们是第四宗。请放心，以前几个和你们有同样遭遇的人，在回去之后，一切都很正常，并没有再有异样的事发生在他们身上。”

这对夫妇在骇异之余，接受了领事馆的安排，采用正常的交通途径回家。回家之后，也没有什么怪事发生。他们后来又曾几次驾车驶过那条路，也没有再遇上浓雾。他们的遭遇传出来之后，有的想到南美洲去旅行，故意驾车以那条公路上往返行驶，但是也没有达到一下就到了巴西的目的。

整件事神秘而诧异，那是一宗超级的“迷路”故事，是空间在突然之间的一个大转移，原因如何，人类如今的科学知识，不足以解释。

说了许多关于迷路的话，那只好算是“前言”，和本篇故事，并没有直接的关系。

当然，本篇讲的也是一宗“迷路”的故事，但比起前面所说的一些迷路的事，更加诧异和不可思议，更加离奇古怪。

故事从两个截然无关的人开始，先说第一个人。

## 一、奇怪请柬三度出现

按下了办公桌旁，系列按钮中的一个，落地长窗前的窗帘，就自动向两旁分了开来。窗玻璃抹得一尘不染，窗帘一拉

开，就可以看到大半个城市的景色。

王一恒的办公室，在这幢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大厦的顶楼，七十八层高，他的办公桌，就面对着那一幅高达四公尺，宽十二公尺的大窗。

王一恒很喜欢坐在办公桌后，透过这个窗子，欣赏这个亚洲大城市的景色，同时心中对自己对这个大城市有极大的影响力而自傲。王一恒恒的视线，从窗外收回来，又落在面前那张奇怪的请帖上，他习惯性地玩弄着金质的拆信刀，用刀尖轻敲着那份奇怪的请柬。

请柬使王一恒感到奇怪，当然不是没有理由的。这的确是一份奇怪之极的请柬，王一恒也不是第一次收到它了。

是第三次了。

第一次，王一恒收到这份请柬，也是在十二月三十日，一年结束的前一天，那是两年前的事情，当时的情景，王一恒还记得非常清楚。

王一恒是二个庞大的企业集团的首脑，这个企业集团的业务极广，包括了两家在亚洲金融事务上有巨大影响力的银行，一家远洋轮船公司，世界各地的无数地产，大酒店和各种各样的工厂，连王一恒自己也说不清他属下的机构究竟有多少。

像这样的一个人物，每天所收到的请柬之多，可想而知，他专门有一个秘书，处理每天收到的请柬。大多数的请柬，都根本不必王一恒过目，而直接由秘书答复：“抱歉，本人业务繁忙，无法参加。”只有一些重要的请柬，才由秘书和王一恒商量，决定是不是参加。

这位秘书十分能干，对王一恒很有帮助。有一次，收到的一张请柬，是由一个署名“亚尼达”的人发出来的，请王一恒去参加一个私人宴会，王一恒根本没考虑，就表示拒绝，可是秘书却查出了这位亚尼达先生，是中东一个小酋长国的重要人

物。王一恒参加了那个私人宴会的结果是，他获得了一份长期低价石油供应的合同，替他的企业带来了巨额的利润。

秘书是一位已经超过了四十岁的老处女，整个企业上下对她都很尊敬，许小姐是大老板重视的人物，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。

两年前的十二月三十日，许小姐照例在上午十时，捧着一叠请柬，进了王一恒的办公室。每天，固定有半小时时间，他们处理有关请柬的事务。

当他们花了二十分钟之后，决定接受了印尼商务部长的邀请，出席一个世界性的商业会议和参加他一个老朋友的婚礼之后，许小姐取出了一张纯银色的请柬来，道：“这不知道是什么人在开玩笑！”

当天，王一恒的事情极忙，像他这样身份地位的人，对于“开玩笑”这样的事，真是陌生得如同乞丐对皇宫一样，他挥着手，本来根本不想接下口去。可是，那份请柬的精致，却吸引了他的眼光，他颇眼看了看，许小姐已经将请柬放在他的面前，而当他仔细看去的时候，他心中也兴起了一股极度的好奇。

请柬是纯银色的，乍一看来，像是一片纯银的薄片，但事实上，是质量很好的塑胶片，涂上了银色。在银色上，是深黑色的字，文字并不很长，但是分成六段，用六种不同的文字来表达。王一恒只认得其中的中文、英文、日文和德文。西班牙文和阿拉伯文他不认得。从他认得的四种文字所表达的意义完全相同这一点上，他可以肯定，西班牙文和阿拉伯文表达的，也是同样的意思。

其中，中文文字如下：

“敬请台端于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十一时五十九分，独自准时到达夏威夷群岛中之毛夷岛著名风景区针尖降下，届时，

台端将会见到意想不到，又乐于与之见面的人物，和发生意料不到而必然极之乐于发生的事。请柬送达的时间并非故意延迟，而是假设接到请柬的朋友，都拥有私人喷射机，可以在三十小时之内，到达世界上任何角落之故。乐意见到台端出现。敬祝新年快乐。”

请柬的下面，并没有具名。

王一恒看看请柬，心中十分好奇。他当然有私人喷射机，就算明天下午出发，他也可以准时到达请柬所邀请去的地方。

许小姐看到王一恒全神贯注地望着那请柬，她用十分讶异的语气问道：“王先生，你不是……想要去吧！”

王一值已经快六十岁了，从三十多年前，他开始为他的事业奋斗起，一直到现在，已经攀上了事业的顶峰。在旁人的眼中看来，他是一个极度成功的人物。在他自己而言，究竟事业的成功，是苦还是乐，连他自己也答不上来，只知道一旦开始，就没有休止。

这张看来充满了神秘的请柬，不但打动了他的好奇心，而且，也令他感到。或许应邀前往，真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，可能只是一些极其有趣的事情！他真的想去赴约！

可是他随即叹了一口气，他的生活离冒险和追寻乐趣，毕竟相去太远了。

他拿起那张请柬，拉开抽屉，顺手放了进去，道：“当然我不去，还有什么重要的邀请？”

他只不过想了一想，就恢复了正常，再也汉有理会那张请柬的事。那张请柬，就在他的抽屉中放了一年，繁忙的事务，使他也根本忘记了有这么一回事。一直到了一年前，又是十二月三十日上午十时，许小姐又带着同样的请柬，来到他的办公室中，王一恒才感到事情多少有点不寻常。

许小姐的话和神态，或许有点夸张，她把同样的请柬放在

办公桌上之后，逼紧了声音，道：“看，又来了，这个开玩笑的人，他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？”

王一恒拉开抽屉，将去年的那张请柬，取了出来，两张请柬，是一模一样的。王一恒皱了皱眉，道：“信封呢？是从哪里寄出来的？”

许小姐取出了信封来。信封也是漂亮的银色，印着黑色的字，没有邮票，是专人送来的。

这一次，王一恒沉吟思索了三分钟，结果还是把两张请柬一起放进了抽屉中。

就这样，又过了一年，在这一年之中，王一值日经好几次想起过这个怪异的邀请。在这一年的夏天，王一恒曾到过一次夏威夷，参加一个国际性的经济会议。他还特地抽出了大半天的时间，到毛夷岛去了一次。

毛夷岛是组成夏威夷群岛的七个主要岛屿中的一个，面积仅次于主岛夏威夷岛，从高空看下来，形状像是一个俯首的人头，针尖峰在岛的近北端，是一个游客常去的风景区。

王一恒本来准备到针尖峰去走一走的，可是由于他实在太忙，所以他只是在毛夷岛的机场上，搭乘直升机，飞到针尖峰的上空，盘旋了一回。

当他决定要这样做的时候，已经令得别人很讶异。连他自己也有点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，是为了好奇？连续两年收到了这样怪异的请柬，令得他实在想去看一看那个约会地点的情形。

从直升机上看起来，那针尖峰实在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，山峰并不大，只不过和四周围其他的山峰相比，显示得相当特出。山势连绵，看起来形势很是峻伟。

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异，这样的山区，白天虽然多游客，到了晚上，一定寂静无人，王一恒心想除了自己之外不知道还

有谁收到同样的请柬？看来，不论是谁，都一笑置之，不会应邀前来的。自己竟然为了这样莫名其妙的一张请柬，浪费了几小时时间，真是傻得可以！

所以，从夏威夷回来之后，王一恒再也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上。可是，一年很快过去，同样的请柬，第三次出现了！

这一次，许小姐没有说什么，只是在处理了事情之后，将这张请柬放在桌上，就走了出去。王一恒在许小姐走了之后，按钮令窗帘打开，注视着请柬，心中的疑惑，也达到了顶点。

王一恒先吩咐了秘书，暂时不接听任何电话，连约定了的电话，也推迟十分钟他需要十分钟时间来考虑这件事。

当然，他还不是打算去接受邀请，但是他却告诉自己，他需要认真考虑一下。

如果是开玩笑的话，接连三年开这样的玩笑？开玩笑的人，有什么目标？他实在不想自己去想，但是又忍不住去想请柬上那充满了诱惑的字眼：“意料不到而必然极之乐于发生的事！”

那会是什么事？王一恒将身子向后仰了一仰，像他那样的人，如果说还有什么能够吸引他的话，就是完全不可测的意外的快乐。物质上的一切，他已经全部有了。他缺少什么呢？可以说什么也不缺少，他等于已拥有一切，然而，是真正拥有一切吗？

王一恒突然觉得烦躁起来。一共是三张请柬，每年一次，一次比一次诱惑力强，他甚至真正想去赴邀，看看到时会遇到什么人，发生什么事！

然而他又叹了一口气，这种事对他来说，真是太奢侈了，他根本没有时间去做这种胡闹的事。

他又打开了抽屉，将三张请柬，一起放了进去，在他合上抽屉的那一刹那，他突然想到了一件事，立时按下了对讲机，

把他的一个主要助手叫了进来。那是一个极能干的年轻人。

当这个年轻人走进办公室之后，王一恒就吩咐：“你去问一下，用我的名义去问，询问的对象是国际上有地位的人，至少要像我那样，问他们是不是曾经收到过请柬，请他们在除夕夜到夏威夷的毛夷岛去。我给你三小时的时间去办这件事！”

能干的人有能干的人的好处，那年轻人听了之后，连同也没有问是什么原因，就答应了一声，走了出去。

王一恒吁了一口气，不再理会这件事，开始接见预先约好了的人，主持一个重要的会议。

中午，当他在他自己特别的房间中，和一位美丽的女郎，共进了一顿丰富的午餐之后，回到了休息室中，享受着浓香扑鼻的台维道夫牌的雪茄之际，安乐椅边上的电话机响了起来。他拿起了电话，是那个年轻人打来的，那年轻人道：

“董事长，你吩咐的事，已经有结果，我问到有四个人，有这样的邀请。”

王一恒直了直身子，道：“你到我的办公室去等我，我立刻就来。”

午餐之后，王一恒本来有半小时的固定休息时间，但是他缩短了十五分钟，提前到了他的办公室，那年轻人已等在那里，一见到王一恒，就：“我一共询问了二十个人，四个人的答复是肯定的，他们的名单在这里！”他把一张纸递给王一恒。

王一恒看着，皱着眉，四个人的名字，他都很熟悉。一个是美丽的大油商，德克萨斯州的豪富；一个是日本重工业的巨擘；一个是西欧著名的工业家，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就是军火输出的主要人物的工业世家的唯一传人；一个是在南美洲拥有比世界上许多国王还要多土地的富豪。

王一恒心中想：不错，这四个人的地位，可以说和自己差不多，请柬上说的不错，假设被邀请的人，都拥有私人喷射

机。

这四个人，是不是曾经赴约？王一恒的心中，起了一股不可抑制的好奇。他深深吸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替我安排和这四个人的电话会议，一小时之后，我要和他们商谈一些事！”

那年轻人略为犹豫一下，但是他的犹豫不会超过半秒钟，立即又答应着，走了出去。在世界上各种不同地点的人，通过电话传讯系统，经由人造卫星，举行到，因为王一恒本身也是超级大亨！

王一恒的超过十位以上的秘书，忙着替王一恒推掉原来的约会，一小时之后，王一恒定进了电话会议室，坐了下来。有四具经过特殊仪器处理的电话，在他的面前。连他在内五个人处在世界不同的角落，但是他们相互之间的代用品了吧？”

接着，是其余三个人的声音。商美富豪一面在讲话，一面打着呵欠。

王一恒道：“对不起，今次的会议，我是想讨论一下那一份请柬的事！”

那四个人都不约而同，沉默了片刻。

溜州油王着先“哼”地一声，道：“那请柬，谁会真的去理会它？”

王一恒道：“另外还有多少人，收到这份请柬，我还不清楚，我们五个人是会有这份请柬的。”

欧洲工业家笑道：“王，你不是准备去赴约吧！”

日本人的英语相当生硬，道：“这是一种恶作剧，可以不必理睬。王先生，你去赴过约？”

王一恒道：“你没有，你们之中，谁赴过约？”

王一恒的询问，惹来一阵笑声，笑声最大的是德州油王，南美人不耐烦地道：“王，别浪费时间了，有七个美女正等着我！”



王一恒有点敢怒，大声道：“你们没有想到过要去赴约？从来也没有想到过？”

欧洲工业家道：“为什么要去想这种无聊的事？”

王一恒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或许，真会有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！”其余四个静了一会，日本人首先道：“也许，但是一切在我们的掌握和意料之中，这不是更好？何必还要去追求意料不到的？”德州油王立时响应：“对，何必？这样的邀请，是决不会有人参加的！”

王一恒沉默了一会，道：“实在对不起，耽搁了各位宝贵的时间——”

他的话还没有说完，那欧洲工业家突然叫了起来，道：“等一等，我们收到的请柬上，有六种不同的文字，其中五种文字，正和我们每个人的国籍一样！”

又是一个短暂的沉默，显然是每一个在想：正好五个不同国籍的人习惯使用的文字，都在请柬上。日本人最先发言，道：“阿拉伯文，如果说接到请柬的一共应该是六个人的话，还有一个是阿拉伯人？”

德州油王笑着，道：“那该是谁？不见得是沙地的雅曼尼王子吧！”王一恒一直在他身边的那个年轻人作一下手势，南美人道：“我们不妨来比赛一下，谁先查到那个有请柬的阿拉伯人是什么人！”

欧洲工业家的声音传过来，道：“我赢了，我的助手已经开始和道吉酋长国的尼格酋长联络了。”

王一恒“哼”地一声，道：“是他！”

接下来，便是一个女性的流利的英语：“尼格酋长的秘书室。”

另一个纯正英语的男性声音也传了过来，那当然是欧洲工业家的助手的声：“这里是欧洲国际工业集团董事长室，请